

饒平縣志

第六冊
卷二十一
藝文志
卷二十三
藝文志
卷二十四
藝文志

饒平縣志卷二十一

潁川劉抃纂修

藝文

城隍神

明 邱金聲

崇正十一年四月二十四日知縣邱金聲將有事入郡夜宿黃山公館夢謁城隍神忽於廟柱見對聯云兄通弟陰弟命死惟兄知兄可問忍忍忍將誰呼呼妻乎難呼難呼賊就練手練命亾以賊攻賊莫知冤冤冤自作孽不可活孽太孽太不解所謂先數日有

饒平縣志

卷二十一

藝文

一

湯溪鄉民余乾太者告其弟余四爲強賊王惟易刦殺翌日自擒惟易至并亮刀一把云殺弟者卽其人訊之乃賣炭傭也初與太兄弟同居數年前移去刀卽其所遺太家者訊諸里隣咸云不見有賊特鷄鳴時彼家自喊救耳後再拘其嫡兄余二至數推鞫乃云太原與四妻何氏有姦爲其父所覺何氏徙居外家父死再歸三閱月而有是事金聲乃親至其家細詢里中咸云無賊而太所云刦惟牛一頭耳牛固在也乃與同居人陳團先及余二妻屬索其夫衣服二

件以歸於監中出先與二語之曰我親至若家若妻子已口供實証矣賊卽太也今以衣符若若當悉供毋爲自苦乃供云彼夜鷄鳴時四妻起造飯太隨至廚下通之四素抱疑憤覓得索刀相中遂爲太所殺再訊服款因成大辟又四月十三日御史葛行部至潮屬當解獄囚審錄以練總陳震押行至白雲坊

海陽

地方

群盜從林中突出刦練總以去於山複中殺之囚

則前行至郡矣遍索莫知總死誰手後錫坑胡家湯溪曹家被刦獲得賊黨張阿棟連供白雲坊殺震者

饒平縣志

卷二十一

藝文

二

乃賊首呂太公尾也兵壯四索太公尾遂爲夥黨呂求自勒死報故二事於夢中對聯並應若響邱金聲曰嗟乎世誰謂無鬼神哉方太殺弟時使不硬扯炭傭自擒而自誣之懸一案以自蔽誰復推諸至隱者男女通情豺心疊動旣以去此眼中釘復欲拔出身上刺而太公尾者無故操戈與震爲難於白日榛蕪中裂其支而後已無亦有宿業耶又有怪者棟所供殺震者尾耳於求自無與也法殺人者扞尾出而法正矣自雖其素所常同夥者而供不及之供不及則

法不及之死尾者何也其以滅尾之口耶以神之靈於冥冥中自持三尺可矣而乃夢於令不伸冥法而伸國法夫神意以爲神之殛之死之牖下示懲其家人已矣極之示懲其鄉人已矣何如寄其權於令令上之府府上之司司上之觀風臺觀風臺上之大司寇大司寇上之天子罪狀昭然宇內聞風相戒其爲勸懲之用特一邑已哉

賊兵

邱金聲

古云斬木爲兵揭竿爲旗今者竿而兵矣邑中盜所

挾者鐵刃長三十許銳上豐中下與錐等屈其尾而繫之繩將有所掠則於山間砍巨竹以刃繫之其屈尾處穴之竹中所以防其脫也掠已則棄竹藏刃故家無成兵而器械卒辨惟陣獲時能得之俗謂之竹篙鎗云

娘娘廟當復

邱金聲

魏學使毀淫祠而及娘娘廟其失豈在魏哉奉行者過耳娘娘爲宋張樞密夫人許氏樞密護蹕海上夫人率步兵沿海爲援在於百丈埔陣亡土人義而祀

之此祠當與三忠廟並傳香火斯土卽前人無尸祝之事猶爲闕典况見祠而毀之耶時無老成人聽其摧廢至於遺址不可復尋殊堪一嘆然無足怪者予按前志書百丈事云宋張世傑嘗會許尖人之師於此許娘娘姓也尖字與夫字相近遂訛爲尖人則知百年前此事已無復識矣魯魚之誤古今同然要亦此祠不存之故也

王梅溪碑記

邱金聲

故老嘗言宋時王梅溪先生曾經此地於逆旅中夜

半聞角聲起視莫知其處乃周覽山川知異日必有城其地者遂立石記之入明猶存至置縣後土人欲爲令立去思石乃磨去其文欲因其石爲之輦至中途繩斷傷輿者二人而磨其文者亦相次病卒梅溪之靈若是聞之毛髮豎然土人無狀至此一死殊快人意至今片石尚橫荒郊鐵畫銷泐不堪共語矣

侍郎州訂訛

邱金聲

近南溟海中有白侍郎州者問之士人云有侍郎葬其處故云初疑其地當近青徑口以陸相墓所在名

之近閱東里志乃知非侍郎乃辭郎也事出張都統
達與妻陳氏從此分袂以赴宋軍遂以有今名焉忠
臣義女生死臨岐之處淚落水中滴滴皆作怒濤傳
響聽之使人隕涕而訛者乃以官名易之可謂癡殺
無怪乎杜十姨之嫁五髭鬚也

燈架

邱金聲

邑中重燈節工巧之極無若短架上以蠟爲花以紙
爲城郭宮室亭榭及蓬萊方丈諸島陶土爲人物遨
遊之狀以琉璃盞貯膏火連綴炤之羣物鮮熒如欲

饒平縣志

卷二十一

藝文

五

飛動予嘗有三十句詠之今載藝文中然作者累月
方成而觀者不能三四晚侈麗之俗無益近玩不如
并作數燈於萬堞之上爲支更丁壯終歲長明足使
窺關奪目豈非大利

浮山有三處

邱金聲

邑中名浮山者三其一在東門外有開河石碑在焉
其一在潘段之北亦名百丈埔許夫人戰元兵處也
其一在隆眼城都三山皆曠區衍土無寸巒尺阜而
皆以山名豈亦風雨中來從海上者 神物不可時

有當向山靈稽其字說然許夫人戰處烈血所塗足
使土壤增其佳色自非他山可比

告示

國朝

劉 抃

爲嚴禁輕生以重民命事照得天地好生民命至重
乃有無知愚民罔惜身軀或因口角微嫌或因睚眦
小忿輒尋自盡投繯湔井服毒而死者比比皆然原
其意謂揅一死可以圖賴他人殊不知白盡無抵命
之條人未嘗坑害而已死不可復生拋其父母棄其
子女永絕夫婦之好舉家號慟慘目傷心死而有知

饒平縣志

卷二十一

藝文

六

不識其追悔當何如也古人云生死亦大矣又何可
因一朝之忿自行戕賊致死哉此皆愚夫愚婦一時
短見不知此身所係之甚重也父母生我則我之一
身爲父母所倚賴我生子女則我之一身又爲子女
所仰給輕生自盡耄年父母何人奉養幼小子女何
人撫育人雖至愚莫不有愛父母憐子女之心何其
忍於拋棄乎故死之重比於泰山惟男死於忠孝婦
死於節烈乃爲得所若因微嫌少隙憤恨而死男爲
頑蠢婦爲潑悍不孝不義非節非烈枉死而不得善

名徒貽人以訕笑由此 之其亦可以猛省矣至于
奸惡之徒指屍訛詐糾衆毀人房屋碎人家伙搶人
衣資逢人亂打凶暴等盜賊輕生之人謂死後有此
一番可行故攘命之念所由起也合行曉諭爲此示
仰居民人等知悉嗣後無論男婦各將身命自重保
全父母子女慎勿因一時嫌隙短見輕生倘有投繯
溺井服毒身死者指告他人槩不准理若以自縊自
溺自毒捩爲謀故毆打情詞卽坐以誣告之條若不
經官糾衆私行打搶借端訛詐一槩拘拿申報治其

搶奪之罪各宜凜然毋忽須至告示者

申文

劉 抃

爲惡習之刀悍宜除殘疆之痼弊應革仰祈 憲
禁以安民生事竊惟饒平一邑介山濱海地當閩
粵之交人多強暴之性 卑職 任事三載仰體 各
憲臺惠愛元元至意凡有一利可興一弊可除者
靡不夙夜圖維期於有濟其宣講

上諭修葺城垣清查保甲施藥捨棺及禁私宰賭博
勸諭積穀設立義學掩埋骨骸等務俱遵行有日

克盡職守當爲但荒陬僻壤惡習相沿牢不可破之弊尤望立法森嚴以登斯民於衽席矣蓋饒邑愚夫愚婦每因角口微嫌爭鬪小忿一言相激隨服毒草藥賴捐生竟不知律法森嚴原無抵償之例而宗族豪橫兇徒糾結外姓冗棍動輒陣擁數百假冒屍親恣情抄搶則一鄉一寨不論異姓同宗有無干涉逐戶挨門概經荼毒輕則擄畧資財毀傷器皿重則燒焚房屋拆棄墻垣雖鷄犬牛豬池魚竹木無不罄遭殃害卽有司親詣驗貯仍然

抗法惟思生者圖財罔顧死者暴露情形有類逆而罪惡更過強徒倘值農忙之際適逢此禍必合村老幼逃竄他方旣成之穀不獲登場未插之苗不能栽種致二冬失望妻子啼號勢必失散流離趨於匪類驅平民於網羅陷阱之中迨收殮旣畢衆皆星散萍分任憑原告一身終年構訟迨脩究屍親素無識面特借屍焚劫原非爲死者報仇爲地方之害者一也更饒邑各社各村定有土棍結黨當海氛未靖之日若輩曾皆充伍今退居游

手不務本業專以威騙鄉 爲謀生活計覷隣里
中懦弱之家偶積稻穀數石便思哄嚇以遂很貪
如壑填未滿卽借題誣陷牽告多名突興雀角及
至拘訊倘被害之人賄賂數尾將詞內各犯指甲
爲乙指李爲張滿口胡言抵飾圖賴且詞內所控
一犯必以乳諱花名開列四五差役無從拘獲空
煩保地訪查不得已批著原告引拘方肯自言實
語近有一種宥棍或借已死排年姓字或造里下
百姓鬼名駕造無影狀詞公呈地方利弊止鼓筆

底之鋒虛布殺人之陣一經查究原告潛踪被害
者反先投到經年守候對質無人令無辜之赤子
呼天搶地之冤爲地方之大害者二也抑饒邑正
襍錢糧催辦收解俱係日生排年經手若正身當
役豈不自愛身家柰豪監頑衿千方百計鑽刺包
充以護身符自恃可比限塘塞收解怠玩不前催
辦抗延不力病國病民弁髦法紀及至半年之後
積弊旣深已腹亦饜仍然卸脫貽禍木人致正身
賠累者難以枚舉更地方一役乃事之最賤最卑

諸生自輕品行仗勢包當遇公務則推諉抗違計私囊則借名科派若令稽察盜逃引拘人犯置若聞止知索肥身不顧

朝廷功令鄉民如豺虎羌役莫敢如何魚肉一方欺貧賣富詞訟愈出愈奇爲民之大害者三也以上藥搶刀訟包當三弊其習一日不除則饒邑一之患不止卑縣三載來痛心髮指誠諭諄諄力爲禁革柰遵循者止有二三頑梗者尚多七八若非臺嚴飭令大賜霜威恐良善

黎難免赴

之厄也

起見業

通詳列憲外爲文詳

兩廣部院吳批潮道

巡撫都察院李據三款切地方大弊

卽嚴行禁飭如有故違立拿懲可也此繳

地方惡習不除何以勸善仰候發示

兩院批示繳

批該縣詳請申禁三款係地

示禁務使曉仍候兩

司道批示繳

督學道裴 批該縣留心民瘼剔除三弊俱屬可
行既經通詳仰候 兩院司道批示繳

本府批藥賴抄搶刁訟包當爲潮屬痼弊饒風積
習更甚亟宜革除所有告發仰嚴提按律究擬
通詳仍飭禁繳

禁賭博

王焜章

照得四民各有其業惟讀惟耕爲工爲賈夙夜匪懈
守而勿失地方自此豐寧盜賊于焉屏跡今爾饒鶉

饒平縣志

卷二十一

藝文

十一

衣鵠面比肩而立鼠竊狗偷接踵而起爲爾民者宜
力勤本業猶恐安飽無時而乃恣情廢業縱酒呼盧
樗蒲一擲稱雄自附爲王孫之綺席可乎哉況賭博
嚴禁律有明條何敢以身試法喪已累人朝服衣冠
夕被縲紲垂楚之痛桁楊之辱誰則受之爾亦人也
豈眞蚩蚩蠢蠢竟等于禽獸之無思也耶今本廳不
惜婆心諭以大義昭以國法披肝瀝膽以爲爾告嗟
尔愚民或有執迷不悟乃曰我有術馬巧于自避人
稀室密朝東暮西卽官明日月法迅雷霆未必光遍

入而威遽及也言念及此似乎本廳之言迂踈而不近情矣雖然本廳尚有近情之說在是則真爾等如蠅投網如蠶作繭愈奮愈窮愈巧愈拙必至於死而後已者試再爲尔等言之蓋賭博者流或膏梁子弟秉性豪奢以自縱其不羈者有之或塊然無識形同木偶而隨人之愚弄者有之或無賴奸人絕無正業而藉此以爲生者有之或稍有資斧好爲躍冶而偶然以孟浪者有之然不知一入其中則貪忿隨之始也乘興以肆貪繼也因貪而生忿貪忿相生循環無

已旣得乎隴而復望乎蜀因亾于奏而恩償于齊在已則悉索敝賦在人則務盡根株虎眈鷹疾免死尖斃遂至鵲巢鳩居麋糧鼠食甚且妻抱琵琶過別船子隨鞭鐙隸他人竄身盜賊乞食卑田每爲爾等細思亦覺低徊流涕卽爾等寓目至此諒亦有不自知其啞然而笑戚然知懼不 本縣金針竟透入膏肓有若是之神乎是本廳以國法示汝而汝或不悟以人情喻汝而汝猶不悟乎況乎人情縱極 法隨加寧得謂天高帝遠法網雖密終漏吞舟之大魚也哉

